

茄山河

# 还记得“中苏友好画廊”吗？

文/顾顺麟

上海个淮海路，辣拉关人心里向是时尚个象征。不过，淮海路辣海我心里另外有一个景象老是抹勿脱。勿晓得还有多少人记得，老早辣拉淮海路茂名路转角，曾经有过一只“中苏友好画廊”。伊个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，是中苏友好大厦“苏联展览会”结束后造个，相当相当考究。我猜想当时是准备永久性展示苏联建设成就个。当然，啥人伙既没想到，介牢靠个友谊后来会突然就倒塌了，画廊自然也就随之消失。

画廊就辣拉国泰大戏院对面，绕牢法国总会花园个外墙，法国总会解放后有段辰光是民主人士“聚会”个“文化俱乐部”，“文革”后日本商人辣海伊上头造了“花园饭店”，倒是老建筑保护个典范，可惜迭种案例式少。画廊靠淮海路个一段比较短，茂名路浪长，足足有半条马路。整个画廊镶嵌辣厚实个水泥墙浪，离地一米多，高80公分，一米一个间隔，迭些尺寸只能讲是个大概，因为伊个辰光我刚刚够得着，想看清爽还要踮踮脚。画廊是橱窗式个，有一米深，展品大

多是立体模型，邪气精致，我十年前参加《新民晚报》一趟有关淮海路个征文，写到迭只画廊，得了三等奖。记忆当中特别清晰个模型有克里姆林宫，伊只塔尖上个红星会一闪一闪。还有莫斯科大学，典型个苏式建筑，中轴对称，高大雄伟。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标志，一看就是伊。我曾经有过做梦一样个念头：长大了到伊面去读书，结果到应该上大学个辰光我正好辣拉伊远东个对岸伐木头。当然小辰光最感兴趣是个会得动个，像莫斯科地

铁，列贝斯基铁矿，巴库炼油厂，模型当中一部一部火车辣拉地下、辣拉山洞里、辣拉奇奇怪怪个设备里向穿来穿去，一歇歇从迭搭钻出来，一歇歇从伊面钻过去。还有人造卫星，火箭发射塔稀奇得一塌糊涂，看得我趟趟舍不得离开，就连农庄里个“康拜因”也是伊个辰光就晓得个。尤其是夜里向，原先煞煞静个茂名路，画廊一长排五颜六色个灯光前倚是人头，交关闹猛。总之，伊对我小辰光来讲，勿光是个一排“西洋镜”，实实在在就是个科普学堂。我只要有机会去淮

海路，必定是要到伊面去看一遍，生怕会错过啥个新“花头”。我姆妈老是讲我，依哪能百看勿厌个，可惜既没等我“百看”伊就既没了。七十年代辣拉西藏路和平电影院对面，上海人自己也弄过一只“科技画廊”吸引过不少人，但无论如何，伊既没办法替代少年时埋进我心里个伊份光彩了。历史翻过去了，希望随了中俄友好以及“一路一带”，辣拉上海啥地方再弄一只，肯定会更加光彩夺目！

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困难初期，由当时机械工业部下达我个工作个研究所搭仔河南开封某厂合作，试制经苏联引进个小型火力蒸汽发电机组，来解决抗旱问题。开封厂派了两名技术人员到我所。阿拉工作了一段辰光，相互相处很好，工作进展老快。一天中浪头，我有眼事体，既没陪伊拉到食堂一道排队买饭吃。我晏了一步到食堂，只见食堂炊事员搭开封同志辣吵相骂，我上前去看，开封同志看到我来了就讲：“你们炊事员太欺负人，我要买凉粉，她不肯卖给我，只卖给你所职工……”，炊事员听了后连忙辩解：“甭位同志勿讲道理，伊要买两分洋钿个菜，我对伊讲，阿拉搭食堂最便宜个菜要五分，既没两分洋钿个菜。”争辩中，开封同志正好看见旁边队伍有人端了一盆豆腐出来，伊就指拨我看：“就是这个凉粉”，甭时候我才恍然释冰，哈哈大笑个说：“你们俩都没有错，都误会了。”我先对炊事员讲：“外地人拿麻腐叫凉粉，依听了误解，买凉粉，勿是买两分洋钿个一只菜。”后对开封同志说：“我们上海人把凉粉叫麻腐。麻腐是上海专用的，独一无二的叫法，在全国其他地方没有这么称凉粉的。”大家听了哄堂大笑。

本期答案： 1.b 2.d 3.c



沪上老照片  
八十年代初 庆建军节  
八一建军节公众勿放假，但毫无疑问还是一个重要节日，所以尽管正值大伏天，老早市里仍板数会组织专门个庆祝活动。甭张照片浪，是上海市1981年建军节人民广场上正进行阅兵式，甭当然是地方性个阅兵式，规模勿会老大，参加个阅兵个是驻沪三军，还有本市个民兵。老个上海市人大大楼两旁观礼台浪个观众，一般是劳模和各界群众代表，要现场观摩，也是相当珍贵，机会难得。  
陆杰 摄 林庸 文

张爱玲原籍河北，生于上海，两岁至七岁住天津，32岁离开上海，在上海前后生活了27年。她用汉语写作，也用英语写作，俱佳。而她用汉语写作时处处可见她的沪语思维。《小团圆》，还有《雷峰塔》，都是她在美国写的，早已没有了沪语语境，依然还有恁多沪语思维的痕迹。请看摘录：  
心里空捞捞的。——《小团圆》第47页  
有一天她耳朵里刮著一句。——《小团圆》第48页  
在他那里拿月费月敬的人无其数(注：后讹化为“无其其”，极言其多)。——《小团圆》第105页。  
“条斧开出来了。”(注：开条斧，即提条件)——《小团圆》第184页。  
“衔着是块骨头，丢了是块肉。”(注：又作“吐忒忒是肉”)——《小团圆》第192页  
这条远兜远转的路。——《小

张 爱 玲 的 沪 语 思 维  
别处绝对无有，如假包换。  
请看摘录：  
面容使人一看就马上需要望到别处去(注：即沪语之“头快点别转”)。——《小团圆》第25页  
(她是)美国国父华盛顿的发型(注：中分，发梢略卷，喻老气)。——《小团圆》第36页  
头发秃成月洞门。——《小团圆》第37页  
冷清清灰扑扑的旧式北方馆子。——《小团圆》第300页  
(她)有点吊眼梢。——《小团圆》第304页  
“我在想，小林以后不知道给哪个年纪大些的女人捡便宜捡了去。——《小团圆》第321页  
门门咕滋滋滋抽了出来。——《雷峰塔》第291页  
有些细节虽用北方话叙述，但个中的幽默完全是“海派式促狭”，

厚羊毛袜洗得次数太多，硬得像一截洋铁烟管。——《小团圆》第79页  
蓝布大褂又太大，“老鼠搭荷叶”似的。——《小团圆》第134页  
倒是推广普通话以后的上海作家，大部分普通话思维其实更甚。  
若没有了沪语思维，沪语才真的会“发发乎殆哉”。

沪语小考  
1. 甭个小姑娘 \_\_\_\_\_ 个，一点也既没规矩！  
a. 花头花脑 b. 野头野脑  
c. 戾头戾脑 d. 滑头滑脑  
2. 上班做生活，伊一直拆烂污，日日 \_\_\_\_\_，一点既没进取心。  
a. 无天野地 b. 牵丝扳藤  
c. 无法无天 d. 混克拉克  
3. 甭个小因老 \_\_\_\_\_ 个，跌痛勿哭。  
a. 硬横 b. 猛门 c. 弹硬  
d. 爽气 (答案在本期找)

搭上海人来攀谈颜色，相信绝大多数个外地人都要揆拔阿拉上海人个。讲起五颜六色，上海闲话里个词汇是绝对丰富多彩个。先来讲红颜色。最正宗个红是大红。为了强调红个纯正，上海人称伊为血红、血血红。“甭件衬衫血血红，依穿了之后轧到人堆里就看得得到、落勿脱哉！”淡一点个红，上海闲话叫粉红。粉红里带一点点米黄颜色个，上海闲话称米红。红得如印泥色个为朱红。红里透出橙色个是桔红，红得如熟桃个是桃红。红里带有铁锈色个是铁锈红。还有血牙红、胭脂红、玫瑰红、生姜红、紫绛红……一只红颜色辣上海人嘴巴里可以讲出交交关关个花头经出来。老上海人还会讲出外国红、西洋红，甭个是因为以进口个红颜色

闲话闲画  
来染出个土布，颜色特别鲜艳亮丽个缘故。  
要讲起绿，是漂亮个、弹眼落睛个绿，上海人称之为碧绿、碧碧



绿。像清水河浜里个绿是水绿。如嫩草一般个绿是草绿。似生苹果一样个绿是苹果绿。绿中泛出黄色个是秋香绿。似湖水清澈个叫湖绿。

血血红、碧碧绿、蜡蜡黄  
如青葱鲜活个为葱绿。以颜色深浅为标准个有淡绿、深绿、暗绿、墨绿。要讲起黄，最跳眼个是叫作蜡黄、蜡蜡黄。各种各样个黄颜色也可以排出一长串来：金黄、桔黄、澄黄、杏黄、米黄、鹅黄、姜黄、土黄、淡黄、深黄……上海人或以花卉、或以蔬菜、或以水果来区分出各种颜色，真算是来自生活中个一种本事。海上个文人骚客是创造勿出来个。必定是买、汰、烧个阿姨妈妈们发明出来个。我以为。看看对青颜色个比拟就晓得了。豆青、似青豆色。花青，如花蕊色一般。蛋青，以蛋来比方。蟹青，既没到小菜场去捉个大闸蟹、梭子蟹是形容勿出来个。最好看个青，上海人称之为生青。最实用个青，是藏青了。辣老早“蓝蚂蚁”年代，男女老少大家穿

藏青布装，呢装、长裙、短裤。千篇一律。就是白与黑，上海闲话里也勿少花头。白，本白。甭个是指还既没漂白过个白个本色。雪雪白当然是最白了，如雪一般纯洁。米白、月白、灰白是勿够白个白。而煞白、煞煞白是白得要吓煞人。黑当中个大王就是墨黑了，墨墨黑。“良心墨墨黑”，上海人对心术勿正个朋友即是甭样比喻个。生动无比。  
要讲上海人是“好色之徒”一点勿为过。不过甭搭里个色只是指颜色，搭其他个一切色无关。只要看看听听阿拉上海人来定义介许多个颜色，就应该服帖了。勿服帖勿来三个。